邮箱：
3213456266@qq.com

□主编：邓 良
□编辑：蔡 伟

朱老汉摆龙门阵

朱全森，年已耄耋，几经沉浮，淡看风云。性情豪爽，心直口快，人称“犟拐拐”。从事30余年达州地方志的编撰，著有《那年那月》《烟云苍茫》《为生命留言》。

“达州多少事，都记脑海中”，白云苍狗，世事如棋，居诸迭运照凡尘，莫让往事随人去，所以，今日“倚老卖老”，听我朱老汉为诸君摆摆达州往昔那些事。

吴佩孚来达州雄心不泯 刘存厚劳而无功

（三）

三、 大竹县“与民同乐”

读者诸君都晓得，范绍增绰号“范哈儿”“大老糙”，大竹县清河场人。幼小不喜读书，常到茶馆听人说评书，对江湖豪侠劫富济贫的事很感兴趣。13岁加入袍哥组织，成为小兄弟，在社会上闯荡，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“哈儿”习气。意气相投，裤儿脱给你穿；整毛了，杀皇帝都敢来按脚杆。1911年投军后加入同盟会，几经磨砺，1927年任杨森部第七师师长。又是绿林出身的南北哥老会巨头，崇尚江湖义气，认为“花无百日红，人无十辈穷”，吴佩孚也许是暂时落难，袍哥人家说的“难处好救人”。况且世势时运“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”，倘若时运一转，未来难以预料，范绍增便麻起胆子把吴佩孚一行安排到县内云雾山笠竹寺驻下。城内设供给处、通讯处、接待站，承办日常接待、传达、给养供应事务。

几个月来，吴佩孚没睡过几夜安稳觉，没吃几天清静饭，.现今有杨森给他作屏障，当挡箭牌，保驾护卫，心境愉悦。时届年节，所需求的鸡鸭鱼肉、米菜蛋面、白酒咂酒、醪糟汤圆，由范绍增安排人挑马驮，源源不断送往笠竹寺，吴佩孚等人众皆大欢喜，过了个丰盛农历年节。范绍增又是个爱热闹的人，年前腊月二十三即发出通启：尊重民间习俗，乙卯年正月十五大竹县竹阳城要“大闹元宵”“办灯会”，邀请毗邻各地袍哥堂口组织龙灯队，来城搞龙舞比赛。并恭迎社会贤达光临指导，以示军民同乐。各大堂口闻风而动，给范大哥争面子。

正月十五清早，范绍增派人到笠竹寺接吴佩孚进城观灯。吴佩孚带卫队、随员一行百多人骑马坐轿入城登上城楼。另请邓锡侯、田颂尧、刘存厚的代表作陪。云雾香茶、合川糕点、五香瓜籽、老刀牌香烟……尽情享用。竹阳城大街小巷，熙熙攘攘。

上午10时，各地龙灯队次第入城，号灯前导，唢呐雅乐悠扬，红红绿绿的“八台”扮相维妙维肖。随后鼓乐喧天，八条彩龙滚翻，令人眼花缭乱。12时彩龙竞舞结束。

中午，范绍增在城内有名的“竹阳轩”餐厅安排几桌上等酒席，宴请吴佩孚及其高级幕僚、随身侍卫及各路“诸侯”的代表和地方首脑人士，山珍海味、特供名酒在司令部大摆宴席，招待各龙舞队，猜拳行令，觥筹交错，苦中作乐①，其他酒店、餐馆、名特小吃店也座无虚席。

下午，又在城楼下面玩了一个小时的火龙，各有千秋。吴佩孚给那个舞得圆、跑得快、烧得惨、乘得起的“优胜队”奖大洋200元，给其他队也有奖赏，散场回籍。

吴佩孚第一次与四川民众公开见面，抖出“落毛凤凰”的威风。

常言说“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”，吴佩孚在大竹过了几天清静日子，吃了几天爽口饭，思想上就有点不太自在。加上前段时间其旧部师长彭某某、王某某曾暗中来拜见，尤其是那个政坛风云人物靳云鹏②曾派人来向他吹嘘，说靳尚有精兵3万往依张宗昌③，等待吴佩孚的命令，把吴佩孚诓得忘乎其形，加上四川部分军阀口头捧场，吴佩孚竟锁不住心猿意马，带着高级幕僚、侍从人员、贴心卫队驻进城内芝兰堂，秘密召集范绍增、吴行光和刘存厚、邓锡侯、田颂尧的代表研讨四川形势，策划东山再起，时称“大竹军事会议”。过了几天，芝兰堂悬起五色“帅”字旗，门前挂出“孚威上将军行辕”“讨贼联军总司令部”牌子，内设秘书、参谋、编练、政务、军需、通信、交际、军法等处。门卫森严，令人望而生畏。

范绍增认为吴佩孚余威尚在，奇货可居，农历三月初七是吴佩孚生日，派人专程去武汉、上海等地购回时尚寿礼。吴佩孚看不懂地方川戏，“玩支”“围鼓”这些“土产”娱乐活动整起不过瘾，派人特地到重庆请来“乾坤大舞台”宋菊仙京戏班，高搭彩棚，为吴佩孚演三天祝寿戏，硬是比给他爹办生日还要搞得隆重些。

吴佩孚历来崇拜历史人物关羽，每天早晨着袍服冠带，先到城内关帝庙“敬香”。三拜九叩，行礼如仪之后再到彩棚看戏。杨森派执法大队官佐送来两万大洋作寿礼，另有几个军阀也派代表给吴佩孚祝寿，或一万或五千白晃晃的大洋把吴佩孚晃得轻飘飘的，抖起昔日威风，摆出大帅架子，认为“众望所归”“东兴有望”，大宴宾朋。并洋洋自得地以“寿竹阳”为题，吟七律一首：

大会蟠桃三月三，我生己日假天缘；
同斟杯满葡萄酒，共庆春开锦绣筵。
筹借席前诸将帅，乐闻空际众神仙；
竹阳从此留佳话，事记共和十七年。

吴佩孚吟罢，各方代表把吴佩孚的马屁股拍得“噗噗”响：“真是文武全才，真是文武全才……”吴佩孚更加兴奋，又成七律一首：

逆骨虫沙化劫灰，满天风雨逼人来；
台云将校今何在？把酒难堪泪满怀。

白天苍狗，瞬息万变；天有不测风云，世事如棋。吴佩孚的如意算盘却没算准，没张扬几天，蒋介石即察觉吴佩孚野心毕露，如果不即时铲除，必贻后患。要彻底整倒吴佩孚，必先把杨森收拾了。于是挑拨杨森与其部属将领的关系，使其内部倾轧。加上杨森刚愎自用，大搞集权，推行“强干弱枝”办法：提调下属各部大炮、机关枪等重型武器，抽调各师精干人员组成类似特务组织的“执法大队”，引起部分师、旅长与其离心离德。加上蒋某人又指使刘湘、赖心辉派部队乘势“进剿”吴佩孚，实质上是整杨森，策动残忍的“倒杨战事”。“端公跟鬼斗法——病人吃亏”，双方在川东激战，仅开江县任市镇一带就死伤军民千多人。“倒杨军”内部又七拗八裂，终于失败。害得战地百姓死伤惨重、流离转徙、疮痍满目，惊叹：祸从天降，百姓遭殃！

正当“倒杨战事”打得难解难分之际，邓锡侯部师长罗泽洲自广安、邻水出动，乘虚袭占垫江、大竹；继又占据长寿，致“倒杨军”范绍增部丧失根据地，加上范部旅长廖宗孝反戈投靠杨森，范绍增损兵失地，只好去投靠刘湘，罗泽洲则“不打不唱，分股硬账”。

注：①是时，大竹县老百姓本已穷困不堪。据民国十五年八月编纂的《续修大竹县志·卷六·武备志·兵事录下》记载“……民国来十五年中，军无定主，县城屡作战场，甚或一年数战，筹款拉夫，岁无宁日。富绅之借垫甚多，公田之提当几尽。八、九、十三年度，大粮倍加军费，十二至十五年度，预征大粮至二十五年。近年，烟捐加至二三十万尚不在内。益以匪风不靖，乡间拉劫与办团遇害，祸更烈于五十年前之滇匪，人民处此亦至苦矣！……近年匪患达于极点。民国二三年间，多是劫财。五年以后，匪棚林立，拉去男妇老幼，勒索重金；有加以酷刑毙命者，有倾家破产始获放归者，有银已交齐不免枪毙者，有死后仍索银取尸者；有一场被劫数回，一人遭拉几次者。非无驻军清乡，而（军）暗与匪通，根株未能尽除，人民无或幸免。共和幸福，顾如斯耶！”

②靳云鹏（1877—1951）北洋军阀，山东济宁人，北洋武备学堂毕业，清光绪三十四年（1906）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总参议。辛亥革命时，曾举兵抵抗蔡锷发动的新军起义，在昆明五华山战败后，化装逃走。后受袁世凯信任，任北洋军第五师师长，升山东都督。1918年任参战督办公署参谋长，代表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《中日军事协定》。1919年以后，两度出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。1921年直奉战争爆发前去职。后寓居天津经商敛财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靳云鹏曾一度暗里被侵华日军利用。抗战胜利后，蒋介石并没深究。他在天津念经修行，企图弥补从前的过失，解除心头的烦恼。

③张宗昌（1881—1932），山东掖县（今莱州）人。早年在北满当土匪，辛亥革命后在陈其美手下当团长。1913年投靠直系军阀冯国璋，1922年又投靠奉系军阀张作霖，曾任吉林省防军第三旅旅长和镇卫军第二军副军长，成为奉系实力派之一。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入据山东，1925年任山东军务督办。次年任直鲁联军总司令兼安军国副总司令。1927年初，南下支援孙传芳对抗北伐军，遭惨败。次年，在国民党新军阀进攻下退出山东，所部在河北滦县地区被白崇禧收编。

张宗昌在山东三年，兵匪不分，横征暴敛，其手下爪牙四处敲骨吸髓，罪恶滔天，曾杀害冯玉祥部下军长郑金声。

張宗昌下野之后流亡日本。1931年10月返回旅顺，11月5日抵达北平，企图收罗其散兵游勇，卷土重回山东。1932年9月3日，在山东济南被人刺死。张宗昌遇刺后，其手下出大洋50元请围观市民抬去医院抢救，市民却说“给500元、5000元也不抬”！市民听说张宗昌已死，全城棺木铺拒售棺材、衣服鞋袜为张装敛。其故里百姓也不许遗骸运回老家埋葬。9月11日，张宗昌的亲友只得用闷罐车把他运到北平西山理葬。